

小说·争鸣

文化艺术出版社

小说·争鸣
第一辑

米

文艺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印刷厂照相排版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米

787×1092毫米32开本 18³/₄印张359,000字
1982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2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60,000册
书号: 10228·011 定价: 1.50元

(内部发行)

致 读 者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文艺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作品。

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文艺创作，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出版了由阎纲、许世杰两同志编选的《小说·争鸣》一书（第一辑）。这本书收集了一九七八年以来有争议的中、短篇小说二十篇，还将作者的写作经验和体会以及有关小说的争论情况作了摘要介绍，附于每篇之后。通过内部发行，提供有关领导同志和文艺理论研究者研究时参考。

由于我们缺少经验，编辑工作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不断改进工作。

本社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目 录

致读者	本社编辑部 (1)
高洁的青松	王宗汉 (1)
关于《高洁的青松》的争论	(30)
命运	曹鸿骞 (34)
关于《命运》的争论	(50)
开门红	陈国凯 (53)
关于《开门红》的争论	(65)
解瑛瑶	葛广勇 (68)
关于《解瑛瑶》的争论	(85)
伤痕	卢新华 (89)
关于《伤痕》的争论	(104)
谈谈我的习作《伤痕》	卢新华 (107)
被遗弃的人	王克俭 (114)
关于《被遗弃的人》的争论	(132)
失去了的爱情	达 理 (135)
关于《失去了的爱情》的争论	(169)
生活·构思·典型化	达 理 (172)
“我的罪过!”?	冯国才 徐培东 (179)
关于““我的罪过!”?”的争论	(203)

没有被面的被子	晓 宫 (206)
关于《没有被面的被子》的争论	(223)
我应该怎么办?	陈国凯 (226)
关于《我应该怎么办?》的争论	(257)
他们这样办!	陈国凯 (262)
阿惠	李 勃 (268)
关于《阿惠》的争论	(274)
关于《阿惠》	李 勃 (278)
枫	郑 义 (284)
关于《枫》的争论	(303)
谈谈我的习作《枫》	郑 义 (301)
在小河那边	孔捷生 (309)
关于《在小河那边》的争论	(336)
重逢	金 河 (339)
关于《重逢》的争论	(365)
我为什么写《重逢》	金 河 (369)
爱情与良心	张庄林 (376)
关于《爱情与良心》的争论	(404)
谁杀了她?	汪凯利 (406)
关于《谁杀了她?》的争论	(439)
老二黑离婚	潘保安 (442)
关于《老二黑离婚》的争论	(465)
我怎么想起写《老二黑离婚》	潘保安 (469)
迷误	冯 川 (473)

关于《迷误》的争论	(503)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 洁 (506)
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的争论	(527)
飞天	刘 克 (532)
关于《飞天》的争论	(587)

高洁的青松

王宗汉

三个人几乎是跑上楼来的。十月天，已经有点凉意，可是由于还都保持着白日的兴奋，他们的脸是红的，身是热的，就象喝醉了酒。推门跨进屋来，扭亮电灯，杨子江哗地推开窗子。

窗外的天空被焰火和爆竹的纸花填满了。街道的锣鼓声、唢呐声驾着十月的风从窗口飘进来。

杨子江把老师傅和车工小赵让到沙发上坐下，把三个人手中的花束拢在一起堆放在茶几上，随后给客人倒上了水。客人坐在那里环视这小小的客厅：一个书架、一对沙发、两把藤椅、一张茶几，便是室内的全部陈设了。引人注目的，一个是东墙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彩色照片；一个是西墙上贴着一张抄录的陈毅同志的诗。静静地坐在这里，看着窗外那五光十色的天空，一股幸福的暖流同时涌进三个人的心里。

从楼梯上又传来了脚步声，门被推开了。杨子江的父亲，市工交办主任杨建夫领着小女儿也是红光满面的回来了。客人站了起来，宾主相互打着招呼、握手、让坐；小姑娘把手里的花束放到茶几上，向客人问好……这一切都

是在兴奋、激动中进行的。小小的客厅里充满了欢乐。

“还都没吃饭吧？一定饿了。”杨主任一边脱着外衣一边吩咐儿子，“子江，柜厨里还有些饼干，拿出来，大家先吃点。”

杨子江拿出饼干，抱歉地说：

“何师傅头一次到家……这太不象样子了……这半年，我变成了家庭厨师。男人干这种活，总是笨手笨脚，没办法，我就常买点饼干……”

“这也挺好嘛，”何师傅说，“怎么，你母亲……”

老师傅何有年的问话刚一出口，车工小赵忙伸过腿去在桌下踩了他一脚。何师傅显然没有理解到小赵的用意，他把被踩的那只脚往后挪了挪，又问：

“你母亲身体不好吗？……”

“何师傅，”小赵截住了他的话，“你抽支烟吧。”

“你知道，我不会吸烟嘛……”说到这里，何师傅发现了小赵递过来的眼神，他这才意识到小赵是一种暗示。究竟暗示什么，一时还闹不清楚。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下边的话咽回去了。

“没什么，我们每天照例按时开饭。这半年，秀秀也学会做简单的饭菜了。”杨主任往藤椅上一坐，对小女儿说，“秀秀，把煤气炉点着，给我们熬点稀饭吧，啊？”

小女儿答应着，高兴地走出屋去。窗外传来了“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的歌声，路灯下，一队游行队伍正在穿过街口。楼下荡起了孩子们的欢笑，随着一颗“二踢

脚”翻上天，就在窗口处炸开了，纸花飘进屋来，撒在茶几上、地板上和老主任的头上、身上。

杨主任站起来，探出身去，冲楼下喊着，逗弄着孩子们：

“是谁放的‘二踢脚’，翻得这么高哇？”

“‘四人帮’被粉碎了，”楼下来孩子们的喊声，“杨爷爷，你听我们给你唱支歌吧！”

随后响起了一片爆豆似的鞭炮声。

“好歌好歌！”杨主任转过身来，兴致勃勃地说，“这群小燕子，他们都知道春夏秋冬噢。”接着又对厨房喊道，“秀秀，你到夜间售货部给我们打一斤酒吧。”

秀秀答应着，走出去了。

“爸爸，”杨子江说，“你的血压高……”

“不不，今天破例，我得多少喝点。”老主任又热情地对客人说，“今天晚上的电视节目转播首都庆祝大会实况，一定能见到华主席。看完电视，咱们得碰几杯，来，大家先吃一点饼干，吃啊。”

“吃，吃呢。”何师傅说，“主任也参加了一天的游行，一定也饿了。”

“我就是口渴。”杨建夫拿起暖瓶满满倒了一杯水。

宾主都没再说什么，小客厅里静下来了，只有从江湾路上传来阵阵的锣鼓声。何师傅时而扭过头去看看小赵，用眼光讯问什么，而小赵只是极不明显地、微微地摇一摇头。老主任忽然感到室内有些异常，刚才进屋时那激动、

活跃的气氛变成了沉默与紧张。不用细想，他已经完全明白了。

“为什么都不讲话了？随便说点什么嘛。在今天，咱们不是唠上个通宵都不嫌多吗？”老主任站起身来爽朗地笑了，“我明白了，是不是由于刚才提到子江他母亲引起的？对吧？”

室内的气氛更加紧张了。何师傅不明真情不便开口；深知实底的小赵深怕杨家那不愉快的往事搅乱今天人们欢快的心情；儿子杨子江更悔恨自己的失言，在这欢庆的日子里，他不应当引得师傅提到妈妈，在他看来，这会刺痛爸爸的心。

“我不知详情，冒冒失失地问了一句，”听到老主任已经把事情点破，何师傅这才自疚地说，“其实，今天咱们活着的人心里高兴，死去的人也就闭上眼睛了……”

“何师傅！”小赵焦急地喊了一声，“看你说到哪去了！”

何师傅自知又说错了，赶忙收住了嘴。杨主任呵呵地笑了：

“看来，何师傅对我的家庭还不太了解。噢，对了，”他转向儿子，“听秀秀说，今天她游行的时候，在江滨剧场门前看到了你妈。”

“爸爸，”子江有意岔开话题，“茶沏好了，你喝杯茶水吧。”

“好好，”爸爸猜透了儿子的用意，他又爽朗地笑了，“其实，没有什么。家庭，也是社会的一角，你让它不反映

社会上的斗争反倒是件怪事喽。因为每个家庭成员同时也是社会上的成员。”老主任重新坐到藤椅上，对何师傅说，“这一年我们家庭发生的变化，老师傅可能不太清楚。子江，我口渴，要连喝两杯茶。你就把咱家的事跟你师傅讲讲嘛。”

儿子杨子江为难地看了父亲一眼。

“杨主任，你看这事闹的，都因为我一时多嘴……”老师傅何有年有些惶恐了。

“不不不，你不清楚，在今天晚上唠起这件事，倒满有意义呢。”老主任随后又转向儿子，“不要怕家丑外扬。你若不讲，好，我讲。”

“爸爸，你口渴，喝茶吧。”子江回过身来问何师傅，“何师傅还不认识我妈吧？”

“听说，在市话剧团，编戏的吧？”

“对，我妈从部队转业以后就到市话剧团，做编剧工作，已经十五六年了。”杨子江随手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影集，“你看，这里有，这就是我妈。”

何师傅探过身去。

像框上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妇人照片，眉宇间多少透出一点傲气。

杨子江又把影集翻过一页，何师傅便看到了一个剪着短发，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年轻姑娘。

“这是我妈在解放战争时候照的。当时她就在我爸爸那个团里的文工队工作。”

“在我的印象里，我妈和我爸爸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她尊敬爸爸。还在我念书的时候，我妈常对我说：‘你爸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了团长，别看他扛了半辈子枪，他还挺懂文艺创作呢。那时候我每写一个小节目，都要送给你爸爸看，他也常常动笔给我修改。他是我的团长，也是我的老师。’应当说，爸爸和我妈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的经历。你看，这就是他们过江后照的，背后就是长江。我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可能是为了纪念解放军横渡长江这个大胜利吧，爸爸才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扬子江边讲边翻动影集。这一页贴着一张放大的六寸照片。一个年轻女战士身旁站着一位身材魁梧、斜背着手枪的军人。他们的背后是滔滔的扬子江水。

“子江，你把话题扯得太远了。”老主任说，“我让你讲这一年的变化。”

“好。”儿子笑了笑，“其实，有些事情我也不太清楚，爸爸你得承认，你和我妈之间的分歧，一开始是背着我们的，一直到你在市宾馆主持那次大会，我才察觉到一点。

“对了，那是地区轻工业会议。我爸爸从早到晚整天的忙。一天我妈下班回来，心情焦急地问我：‘你爸爸还没回来吗？’

“那天爸爸回来得很晚，我妈饭也没吃，一直在等他。爸爸一进屋我妈就问：‘听说你们的大会明天安排一场电影？’爸爸说：‘对。’我妈问：‘是看《创业》吗？’爸爸说：‘两个电影，其中有《创业》。’我妈说：‘你的耳朵咋这么背，为啥

还安排这样的片子?’爸爸说:‘为啥?工业会嘛,就是学大庆的会,让到会的人都形象地感受一下大庆精神,不好吗?’当时他就这么说,‘就为这个。’我妈问:‘你不知道它的背景吗?’爸爸说:‘我看了两遍,为啥不知道?它的背景就是帝修反在卡我们的脖子,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没等爸爸把话说完,我妈焦急地拦住了他说:‘我不是指影片本身描写的背景,我是说……’爸爸也截住了妈的话,他把手一挥说:‘我听说了。有人说这部片子的产生有背景,是为某某歌功颂德。真见鬼!’我妈说:‘不,我也不是指的这个。我是说:江青一直在反对这部片子。’爸爸说:‘可是毛主席肯定了这部片子,作了批示,建议通过发行。这个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妈说:‘知道知道。这些我全清楚。我说的背景,就是指的这些。围绕这部片子,斗争得很激烈,我们何必往这斗争的漩涡里卷?我们不看它,离它远远的,也就躲开了。如果你组织人去看它,就容易被人误解你有倾向性。’

“当时,我爸爸非常激动,他从窗口走到书架那里,随后又折回来,就站在这沙发前冲着我妈一字一板地说:‘不是误解,我就是有倾向性。’当时他就这么说的,‘其实,你也卷进来了。’他说,‘真见鬼,这么好的片子不让演,主席有了批示还不让演、不让看,难道这仅仅是文艺理论上的分歧吗?我要问这种人,你是反对这部片子,是反对工业学大庆,还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我妈吓得慌忙关上前窗,回过身来,压低声音说:‘行

了行了，我是一片好意，听不听由你。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件事：听说你昨天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讲到学大庆，搞什么建章建制……市委牟书记已经知道了，他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说你在推行管卡压……’

“我妈还想往下讲，爸爸昂着头，大步走进了里屋，砰的一声带上了门。

“看得出来，当时爸爸的火气不单单是对妈发的，可是从此这两位老人却格外地分生了。他们个人在想着个人的心事，个人在干着个人的事情。我真想劝说几句，可是作儿女的在老人的事情上又很难插上嘴。他们之间的僵局，一直延持到一个多月。还是我王大爷——噢，就是机关党委的王书记——到家来进行一次调解，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才有了一些缓解。

“表面上的缓解是很难持续下去的。进了四月吧，有一天我妈回到家，一进屋就忧郁地对我爸爸说：‘我明天出门儿，和乔里一起走，深入生活去。’

“妈妈说的乔里，就是话剧团的乔叔叔，原来也在部队的文工队，和妈一同转业的，现在做导演工作。

“爸爸说：‘好哇，你们是应当下去了。整天坐在屋里锤什么路子，突出这个，陪衬那个的，那一套三什么玩意我也说不好，你们这样搞，能写出好东西？’他又问：‘去多少日子？’我妈说：‘一个月。’爸爸说：‘时间这么短，还不是蜻蜓点水？’我妈说：‘任务紧，两个月拿出本子，六月末就得和观众见面了。上级说，这是为了配合未来的一场大的政治

运动。’爸爸愣了一下，随后问：‘什么大的政治运动？’我妈说：‘具体的还不清楚，这是牟书记跟我谈话的时候透露的。你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你怀疑吗？人家是通天人物，没有充分的根据，他是不能随便讲这话的。’我爸爸冷笑了一声说：‘鬼晓得他通的是那个天！’我妈忧虑地说：‘这几年，你吃亏就吃在这个上头了。我要告诉你：我这一次去的地方是龙河煤矿。’我妈把‘龙河煤矿’几个字说得非常重。

“爸爸一听妈去龙河，很兴奋。他说：‘去龙河，好。冯海在那当书记，你见到他，一定代我问好。’我妈说：‘这么说，你真跟那个冯海挺熟悉？’爸爸说：‘怎么，你对他不是更熟悉吗？’我妈没有说什么，她困惑地看着爸爸。我爸说：‘怎么，你忘了吗？解放重庆以后，你编了一个秧歌剧《开路先锋》，那里面歌颂一位爆破英雄，不正是你采访了冯海以后写的吗？我还记得，这个戏是乔里导的；冯海当时在六连。’‘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他呀！’我妈说，‘市委牟书记指示，这次主要以他为模特儿。’

“爸爸点着头说：‘是个好同志，有写头。’我妈皱了一下眉，说：‘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次要从他身上获得一些素材，可是目的是为了塑造反面人物……’爸爸听到这一愣，忙问：‘反面人物！为什么？’

“我妈把声音放低了一些，神秘地说：‘牟书记特为把我们找去，吃了一些小灶，有很多新精神。上级指示我们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

“爸爸非常严肃地说：‘我问你，什么样的人走资派？’

“我妈说：‘听说这个冯海落伍了，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目前干了很多只有走资派才能干出的事。’

“‘不可能，太不可能了！’当时我爸爸这么说，他连连地摇着头，‘上个月我还到他们矿去了一趟。龙河，我清楚，我正在抓这个点。一连三年了，他们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指标，他们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贡献的……’

“我妈说：‘说他是走资派，也正因为这一点。’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爸爸就坐在何师傅坐的那张沙发上，听到我妈的话，他激动得一股身站起来，冲着我妈说：‘我不懂，我真不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用这个去配合未来的一场政治运动，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啊！’

“我妈当时也很激动，她说：‘我知道你不懂，因为你欣赏他，你自己也在这么干。市委里已经有了传言，说冯海有后台，我必须告诉你，连牟书记都有这种看法。这后台究竟是谁？虽然没有人公开点出名来，可你是工交办的主任，我不能不想到你。再说，你把龙河当正面典型去树，牟书记要把龙河当反面典型去批，这背后隐藏着什么你没有察觉到吗？你看不出对你来说是一种信号吗？老杨，我觉得这绝不是我的多疑、多虑。一般人听到这些话，也许不会去更多的想什么，可是谁叫生活把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了呢？我不能不想。其实，我知道，你在走什么路，

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左右你，可我担心，我担心的是那最后的结局，不要落个老吴的下场。’

“我妈说的老吴，就是指财贸办副主任吴之平同志。吴主任的遭遇咱们都知道，就因为顶了他们，闹得撤职、反省，让他们折腾得胰腺炎复发了，几乎家败人亡。我爸爸一听提到了吴主任，非常气愤，他说：‘那也好嘛，我和老吴一块去找马克思去，我坚信，马克思会接见我们。’

“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了。第二天一早，我妈临上车站的时候对我说：‘子江，你不小了，应该懂些事了。如果你有机会遇见牟书记，要主动地跟他说话，嗨，出个门儿心也不能安稳，如果你们都能随和一些……’她没有把话说完就走出去了。

“我理解，妈的话虽然是对我说的，却是给爸爸听的。我得承认，那时候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我敬佩爸爸的倔强、刚直；同时，想到吴主任的遭遇，对妈妈的不安、忧虑和为了全家命运而奔波、操劳，在我心里产生了一些同情和怜悯。”

“实话实话，”杨主任笑了起来，“怪不得那时候你一言不发，没个态度。我说你骑墙嘛，你当时还不认账。”

“认识事物总得有个过程，”儿子笑了笑说：“后来，我的态度不是很明朗吗？”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秀秀回来了。她手里举着的，却是一个空瓶子。

“我算完不成任务了，”秀秀说，“酒又卖光了。取货的